

[EINE KURZE WELTGESCHICHTE FÜR JUNGE LESER]

从远古到现代

写给大家的
简明世界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Eine Kurze Weltgeschichte für junge Leser

By Ernst H. Gombrich

Copyright©DuMont Literatur und

Kunst Verlag GmbH, Köln, Deutschlan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2009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写:20—2002—1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从远古到现代/

(英)贡布里希(Gombrich, E. H. J.)著;张荣昌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33—8963—6

I. 写… II. ①贡…②张…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27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1 000mm×710mm 1/16

印张:26 字数:17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伊尔莎

如你所倾听的这般
将永远如此倾诉

维也纳1935年10月
伦敦1998年2月

新版序

没有考试的历史课

莱奥妮·贡布里希

我的爷爷恩斯特·贡布里希通常并不替年轻朋友写书，而他研究的也并非历史，而是艺术史。因此，对于他的第一本著作《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历史》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广受喜爱，他格外开心而且惊讶。

这本书是他年轻时在很大的时间压力下写成的。事后他认为，这两点都有助于此书历久的成功。然而，若非1935年在维也纳有许多巧合凑在一块儿，也许根本不会有这本小书出现。

这本书是这样来的……

我爷爷在维也纳大学念完博士学位后没有找到工作，在那个经济萧条的年代，要想找到一个职位的希望也很渺茫。一位相熟的年轻编辑来找他，问他是否有兴趣看一本写给孩子看的英文历史书，并将它翻译成德文。那本书是由一位当时在伦敦学医而他们两人都认识的朋友所推荐，准备在一套名为“儿童知识文库”的丛书里出版。

我爷爷并不怎么欣赏那本书，便对后来在英国创办了“Thames & Hudson”出版社的出版商诺伊拉特 (Walter Neurath) 说那本书并不值得翻译。“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他说，于是诺伊拉特便请他先写一章寄给他看看。

我爷爷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时，曾和他朋友的小女儿通信，小女孩想知道他整天都在忙些什么。他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向她解释他博士论文的主题，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而他事后也说，当时他

对于念大学期间天天使用的学术写作方式有一点厌倦。他坚信能用简单的话将大部分的事情解释给一个聪明的孩子听，而不需要使用复杂的专业术语。于是他便以骑士时代为题，写了生动的一章寄给诺伊拉特。诺伊拉特非常满意，但却加了一句：“为了让这本书如期出版，我得在六周之内拿到完整的稿子。”

我爷爷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办得到，可是这个挑战很让他心动，于是他答应试试看。他很快地定下了大纲，决定要将哪些世界历史事件纳入到书中。他很简单地自问，过去有哪些事件曾影响了多数人的生活，哪些是大家直到如今都还记得的，之后便开始每天写一章。上午时他读遍家中所有与该日主题有关的书籍，也参考一本大型工具书；下午就到图书馆去，尽可能广泛地阅读出自那个时代的文献，使他的叙述更加可信；晚上的时间则留给写作。只有星期天过得比较不一样——不过，要叙述这一部分，我得先介绍我的奶奶。

她名叫伊尔莎·黑勒（Ilse Heller），在大约五年前从波西米亚到维也纳来继续学钢琴。不久后她就成了莱奥妮·贡布里希（Leonie Gombrich）的学生，我的名字就是依她而取的。于是伊尔莎·黑勒在尚未认识她未来的丈夫之前，就先认识了她将来的婆婆。莱奥妮介绍他们两人认识，并且鼓励我爷爷带她的新学生去参观维也纳的博物馆和名胜。1935年时，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散步，中间停下来休息，我奶奶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也许是坐在林间空地有阳光的草地上，或是坐在一截倒下来的树干上。”我爷爷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卷书，问道：“我可以念点东西给你听吗？”

“你知道，他用念的确实比较好，”如今我奶奶这么说，“他那

时候的笔迹就已经潦草得很。”

所谓的“东西”自然就是这本简明世界史。我奶奶显然很喜欢她听见的东西，于是我爷爷就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继续朗诵下去，直到这本书完成，我爷爷也准时把稿子交给了诺伊拉特。如果大声朗诵这本书，就能知道语气对这本书有多么奇妙的影响，而自献词中可以察觉我爷爷是多么珍惜那些时光。一位曾是骑马教练的记者替这本书完成了插图，每幅画是五先令的酬劳。我爷爷总爱说，图中的马匹比人生动得多。

那本书于1935年出版时颇受好评，书评家都以为我爷爷是个经验丰富的教师。不久后那本书就被翻译成五种文字，但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了英国，后来就一直留在那儿。纳粹党人不久之后就禁了这本书，不是为了反抗的缘故，而是认为该书的观点过于颂扬和平。

然而这并非这本书的终点。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我爷爷设法收回了这本书的版权，但他写成这本小书时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离得遥远。许多年过去，这本书无人闻问，直到他在三十多年后收到(Dumont)出版社的询问。于是1985年出版了德文版的第二版，添加了最后一章。我爷爷再度欣喜地见到此书大获成功，被译成多国文字。他兴致勃勃地替各个国家的读者编排不同的版本，而且很重视读者的意见，唯独对一种语言的翻译持有异议。除了这本书之外，我爷爷有许多书都是用英文写成。如果有朝一日这书要出英文版，他坚持要自己翻译。十几年来，他一直拒绝将此书译成英文，尽管不断有人拜托他。他的排拒不完全是因为忙碌，他同时觉得英国历史都是围绕着英国国王与王后打转。英国年轻人能接受来自欧洲的观点吗？

直到1990年代，当时所发生的事以及欧盟日渐重要的意义，终于使他相信英国的孩子也许真的会感兴趣。

于是在他生命充实的晚年，他开始着手他第一本著作的英文版。

在他开始翻译后不久，他略带惊讶地对我说：“我又开始看我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发现其中真是有不少东西。你知道吗，我相信这是本好书！”当然他也略作了些修正，添加了有关史前人类的新资料，请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研究早期佛教的专家，把第十章写得更好一点，而他的助理卡洛琳·慕斯提（Carolin Mustill）则在他修改有关中国历史那一章时提供了很多协助。

当他于2000年以91岁高龄去世时，此书的英译工作仍在进行中，所以最后的几句话应该留给他来说：“我想强调，”几年前他在土耳其文版的前言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写来并非为了取代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学校里的教科书具有其他目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轻松地读这些故事，不需要作笔记，也不需要背诵人物名字和年代。我也承诺，我不会考他们。”

目 录

011 | 第一章 从前……

017 | 第二章 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发明家

025 | 第三章 尼罗河畔的国家

037 | 第四章 太阳日，月亮日……

047 | 第五章 唯一的神

057 | 第六章 你会读

061 | 第七章 英雄及其武器

069 | 第八章 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

081 | 第九章 一个小国中的两个小城邦

093 | 第十章 觉者及其国家

101 | 第十一章 一个伟大民族的一位伟大导师

109 | 第十二章 大历险

123 | 第十三章 新的战士和战斗

133 | 第十四章 一个历史的敌人

137 | 第十五章 西方世界的统治者们

149 | 第十六章 福音

159 | 第十七章 生活在帝国及其边疆地区的居民

169 | 第十八章 雷雨

176 | 第十九章 星光闪烁的夜晚来临

183 | 第二十章 除安拉以外没有别的神，穆罕默德是先知

191 | 第二十一章 一个也能统治国家的征服者

199 | 第二十二章 一场争夺基督界统治权的斗争

207 | 第二十三章 有骑士风度的骑士

219 | 第二十四章 骑士时代的皇帝

230 | 第二十五章 城市及其市民

241 | 第二十六章 一个新的时代

255 | 第二十七章 一个新的世界

265 | 第二十八章 一种新的信仰

277 | 第二十九章 战斗的教会

285 | 第三十章 一个恐怖的时期

293 | 第三十一章 一个不幸的和一个幸运的国王

301 | 第三十二章 当时的东欧

310 | 第三十三章 真正的新时代

320 | 第三十四章 暴力变革

335 | 第三十五章 最后的征服者

351 | 第三十六章 人和机器

363 | 第三十七章 大洋彼岸

374 | 第三十八章 欧洲的两个新帝国

384 | 第三十九章 瓜分世界

396 | 50年后的后记 我在这期间所经历和学习的



第一章

从前……

所有的故事都以“从前……”开头。我们的故事只想讲述从前的事。从前你是小孩，站着都几乎够不着你母亲的手。你记得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讲一个故事，它这样开头：从前有一个小男孩——或者一个小女孩——这就是我。从前你也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孩。这一点你回忆不起来了，但是你知道。父亲和母亲从前也是小孩，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尽管如此，你仍然知道这件事。我们说：他们是老人。他们也曾经有过祖父和祖母，所以他们也曾经可以说：“从前……”就这样永远上溯，再上溯。在每一个“从前……”之后总是还有一个。你可曾在两面镜子之间站立过？你不妨试一试！你就会无休无止地净看见镜子和镜子，镜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不清，可是你看到的还是镜子，仍还是镜子，但是都不是最后一面。即使在人再也看不见镜子的地方，始终还有别的镜子占据着位置。它们也在后面，这一点你知道。

左图：从前有一个星球，叫作地球。看着这张照片，是不是有种奇妙的错位感？不错，那慢慢升上“地平线”的，不是月亮，而是地球。这张从月球上拍摄的地球照片，或许会让未来的人们油然而生一种思乡之情吧。

“从前……”的情形恰恰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想象这会停止。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个人简直就要晕了。但是你慢慢地再说一遍，渐渐地，你就能想象它了，然后再说一遍。这样，人们就迅速进入古代，随后便进入远古时代。永远上溯，就像用镜子那样。但是人们永远追溯不到起源。在一



这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中，坐在正中的是一位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他身旁站立着两位缪斯女神：左边的是掌管历史的克莱奥，右边的是掌管悲剧的墨尔波墨，她俩都是由天神宙斯与记忆女神漠涅摩叙涅所生。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历史”乃是“记忆”的女儿。我们将要进入的世界历史，也从记忆开始往前追溯吧。

个起源后面总是还有一个“从前……”。

这是个无底的洞！你朝下面看已经看得头晕了吗？我也是！所以我们想将一张燃着的纸扔进这口深井。这纸将慢慢坠落下去，越坠越深。在坠落时，这纸将照亮井壁。你还看见它在那下面吗？越坠越深——现在它已经很远，在黑暗的深处它看上去像一颗小星星——越来越小，现在我们看不见它了。

记忆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用它向下照进过去。首先照进我们自己的过去，然后我们询问老人，然后我们寻找已经死去的人的信。就这样，我们永不停歇地向后照亮着。有只存放旧纸片和旧文件的房屋，这些纸片和文件是从前写下的，它们叫档案。你在那里找到几百年前写的信。我曾在一座这样的档案馆里手捧过一封信，信里只写着：“亲爱的妈妈！昨天我们又吃了非常好吃的巧克力夹心球糖，你的威廉。”这是400年前的一位意大利小王子写的信。巧克力夹心球糖是当时一种昂贵的甜食。

但是我们只在一瞬间看见了这情景，因为我们的火光越坠



恐龙骨骼，收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

越快，越坠越快，1000年，2000年，5000年，1万年。当时也曾有过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的孩子，但是他们还不会写信。2万年，5万年——这些人当时也已经说过“从前……”。我们的记忆之光现在已经很微弱，然后我们就看不见它了。但是我们知道，它还在继续闪亮，照进一个极古老的史前时代。那时还没有人类，那时的山看上去还不像今天这个样子。有些山更高，雨水长期冲刷它们，把它们冲刷成小山。有些山本来还根本不存在，它们是在好几百万年间，渐渐从大海里长出来的。

但是还在这些山脉存在之前，这里就已经有过动物，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巨大无比，几乎像龙。我们怎么知道的？人们有时在地下深处找到它们的骨骼。譬如你可以在维也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看到恐龙。一个奇怪的名字，恐龙，但是这却是一种更为奇怪的动物。它在一间房间里放不下，在两间房间里也放不下。它像很高的大树一样高，有条半个足球场那样长的尾巴。想当初这样一头巨蜥——因为恐龙是一种巨

蜥——在远古时代在原始森林里爬行时，它一定怪吵闹的。

可是这也并不是起源，也还可以从那儿再向前追溯，追溯到数十亿年以前——这说起来容易，可是你想一想。你知道，1秒钟有多长？跟你快速数“1、2、3”一样长。10亿秒钟有多长？32年！你可以想象得到，10亿年有多长！当时还没有大动物，只有蜗牛和贝类。再往前追溯，那时连植物也没有，整个地球一片“荒凉和空漠”。地球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没有花，没有绿色，只有一片荒凉，荒凉的石头以及大海，没有鱼儿，没有贝类，甚至没有泥淖的空漠的大海。如果你倾听大海的波涛，它们在说什么？“从前……”从前地球也许只是一团聚集起来的气云，跟我们用望远镜能够看到的别的大得多的气云一样。地球绕太阳旋转了千百万亿年，起先没有岩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那么在这以前呢？在这以前也还没有太阳，我们的可爱的太阳，只有极其陌生的巨星和较小的天体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的气云间旋转。

“从前……”——当我这样向下弯下身子时，看到这里我也就已经要头晕了。来，我们赶快回到太阳，回到地球，回到美丽的大海，回到植物、贝类、巨蜥，回到我们的群山，然后回到人类这儿来吧。这不就像人们回家了吗？为了不让这“从前……”不断把我们向下拉进这个无底的窟窿，现在我们总是立刻就要问：“停止！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如果人们这时也问“这件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那么人们便是在问历史了。不是问一种历史，而是问我们称之为世界史的历史。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述这世界史。